

网络人文书之八

一个宫廷太监的传奇生活历程



太监

南琛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一个宫廷太监的传奇生活历程

太监

南琛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监 / 南琛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 1

ISBN 7-80145-511-8

I. 太… II. 南…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5405号

太 监

著 者 南 琛

编 辑 温京华

插 图 张 俊 王俊燕

出 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发 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永安路106号(100050)

电 话 010-63082437

传 真 010-6303567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科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02年1月北京第1版 200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ISBN 7-80145-511-8/I·61

定 价 14.80元



网友说

《太监》将象征着网络文学的创作从业余走向职业。(网刊编辑 chilly)

紧凑的情节和鲜明有趣的人物，非正常的性心理，皇宫中的恶势力，末代皇帝的日常生活，皇妃与军阀之间的暧昧，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带着传奇色彩的故事。如果还不能从文学史上给它一个合适的定位，那么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它最起码能充当你夜读书的良伴。(冷静)

毫无疑问，南琛的作品《太监》将成为网络文学的典范作品。它的优点与缺陷同样明显。它的优点将使它享有网络文学的较高荣誉。它的缺陷则使它无法摆脱“网络文学”的身份进入艺术的殿堂。(1y2050)

李富贵的性格最鲜明的是一点情感是温和的痞子式的嘟囔一句“姥姥的”。我其实对《太监》一文最诧异的是李富贵的主体意识，他的自我表白是那么的理性，宽广，主体意识很强。好似北京皇城的天空。灰色而高旷。(Goodspring)

有的地方京味语言用得太过，给人拿腔拿调的感觉。不过最大的缺点，是南琛拖拖拉拉，贴了上部没有下部，经常没了下面。(柳乘风)





太监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一种现象，很是能体现出中国历史的一侧面。太监进宫为的是得势，而进宫前必须经历“去势”的洗礼，这一得一失之间，道德观念和一切正常的为人规范都消失殆尽，这种被阉割的人格是皇宫生活的一大特色，太监只不过是具体的身体承受者。从心理上来说，“要得势先去势”是所有人的必然经历，甚至也不仅仅是皇宫。（南琛）

对于自己来说，上网写作所能带给我的所有快乐和痛苦差不多都尝到了。我所追求的，就是对现实中那些千篇一律的文字的反动，让文字放肆起来，让自己自由起来，虽然我自知自己的力量其实很小很小。（南琛）



《太监》将象征着网络文学的创作从业余走向职业。(网刊编辑 chilly)

第一章给人惊艳的感觉，一刀切入得真是地方，干净利落。真是一部奇书。我想。(文虻)



李富贵的性格最鲜明的是一点情感是温和的痞子式的嘟囔一句“姥姥的”。我其实对《太监》一文最诧异的是李富贵的主体意识，他的自我表白是那么的理性，宽广，主体意识很强。好似北京皇城的天空，灰色而高旷。(Goodspr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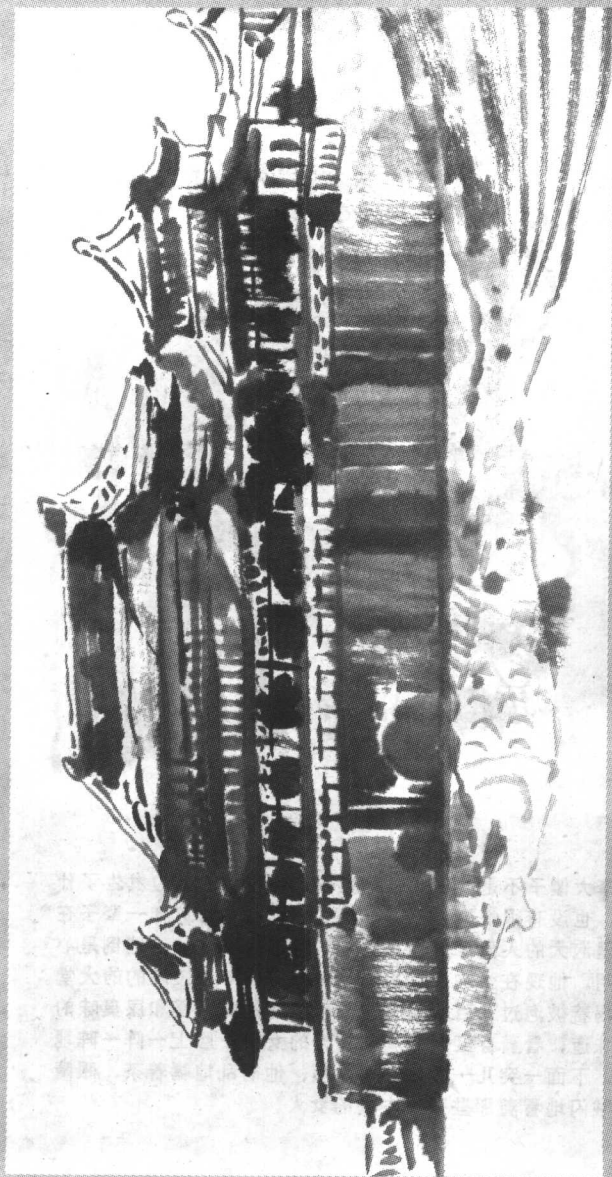


光明书架



目录

网友说	1
第一章	7
第二章	29
第三章	53
第四章	69
第五章	79
第六章	99
第七章	117
第八章	133
第九章	155
第十章	173
第十一章	195
第十二章	217
第十三章	239
后 记	261
评 论	265



往日里仿佛罩着一道佛光的紫禁城远远望去也像一条飘上水面的死鱼，散发着瘴人的惨白色。



李大傻子不是混混儿，他压根儿也不知道南边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很快就要被尿一壶的预感，像他这样一辈子在尿罐里泡大的人离了臊还真没法过这日子，这一点他倒是心知肚明。他现在坐在八大胡同转角处一家下等妓院的大堂里，喝着被泡过几百次的茶，闻着满院的胭脂香和尿臭味的混合味道，看着穿红戴绿满嘴獠牙的女人，脸上一阵一阵地发烧，下面一突儿一突儿地往外顶，他胡乱地喝着茶，眼睛贼闪贼闪地看着那些来来去去的女人。





李大傻子见那女人快有三十的样子，胸口瘪瘪的，脸上好大块胎记，还长满了麻点，他很生气地拉着老鸨，说：“换一个，换一个，我儿子可是童男。”老鸨张开满是金牙的嘴，说：“童男我见得多了，我这儿还有童女呢，你玩儿得起吗？”李大傻子说：“换一个，我们玩儿得起，玩儿得起，我也不要童女，我就要换一个，这个不行。”说着他哧地把一堆钱倒在桌子上，坚定地说：“换一个，你看那张麻皮，我不干，换一个。”



门上上着大红的油漆，门边挂着上写隶书“马”字的门牌，李大傻子上前几步，抖了抖身上的灰尘，清了清嗓子，抓起门上的铁环敲了两下，一会儿，里面有粗粗的声音问：“这大清早的是谁呀这是？”





马三爷懒懒地说：“这是谁呀这是？谁是赵公公关照的人？”

李大傻子拉着李富贵抢上前去，毕恭毕敬地鞠躬，李富贵一时没反应过来，李大傻子按着他的头一直按到他的腰弯直了，这才放手，随即赔笑着说：“马三爷吗？前一段赵公公给我传过话，说他那儿都打点好了，就等着您这一刀了。”



马三爷不耐烦地说：“行了，这事儿你不懂我也不懂，我就要现银，四十两足银，少一分咱这事儿就算是吹了。”





第一章

大清快儿玩完了，北京城整个像被浸泡在尿罐里，往日里仿佛罩着一道佛光的紫禁城远远望去也像一条飘上水面的死鱼，散发着瘆人的惨白色。革命党在南面闹得慌，北京城里大清朝的忠实子民们也没了脾气，平时里拎着鸟笼在天桥转圈的混混儿们脸上也失去了颜色，个个都像做贼似的窜来窜去，见了面少不得哀叹自己将要失去的天堂，离开了天堂他们也就没有了生机，混混儿们的气焰一旦不再，北京城也就顺理成章地没了往日的繁闹，早几年大伙儿在一起谈的是“维新了”，现在谈的是“革命了”。维新就是想让大伙儿都过上好日子，革命就是尿大伙一壶，谁都得沾上这身臊，既然大伙儿不愿意一块过好日子，那就等着被尿吧，傻X！这是一个混混儿说的。

李大傻子不是混混儿，他压根儿也不知道南边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很快就要被尿一壶的预感，像他这样一辈子在尿罐里泡大的人离了臊还真没法过这日子，这一点他倒是心知肚明。他现在坐在八大胡同转角处一家下等妓院的大堂里，喝着被泡过几百次的茶，闻着满院的胭脂香和屎臭味的混合味道，看着穿红戴绿满嘴獠牙的女人，脸上一阵一阵地发烧，下面一突儿一突儿地往外顶，他胡乱地喝着茶，眼睛贼闪贼闪地看着那些来来去去的女人。

李大傻子不是来这儿嫖的，他是带着人来嫖的，他带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儿子李富贵。他儿子正在楼上嫖着呢，李大傻子就坐在大堂里等他。他儿子今年十六岁，还是童子





之身，老鸨看他们父子不像有钱的样子，就随便叫了个女人，李大傻子见那女人快有三十的样子，胸口瘪瘪的，脸上好大一块胎记，还长满了麻点，他很生气地拉着老鸨，说：“换一个，换一个，我儿子可是童男。”老鸨张开满是金牙的嘴，说：“童男我见得多了，我这还有童女呢，你玩儿得起吗？”李大傻子说：“换一个，我们玩儿得起，玩儿得起，我也不要童女，我就要换一个，这个不行。”说着他哗地把一堆钱倒在桌子上，坚定地说：“换一个，你看那张麻皮，我不干，换一个。”

老鸨看在钱的面子上，换了一个年轻点儿的，长相好不到哪儿去，总算是没那张麻皮，胸脯也挺得住，李大傻子也满意了，于是他儿子李富贵跟着她上了楼，李大傻子就在楼下大堂里坐着等他。等了好一会儿，楼上没半点声气，听见那女人在楼上说：“妈妈，这个雏儿我伺候不了，他嘛事不懂还弄个啥劲。”老鸨大声说：“说你个X，还要老娘教你怎么弄吗？你快点，把他弄出来算完事儿。”李大傻子疑惑地看着老鸨，老鸨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就好，您等会儿。”

不多会儿，楼上发出乒乒乓乓的动静，李大傻子心也跳起来，他听见李富贵发出奇怪的声音，他下面又顶起来，他慌忙拿起茶碗喝了一口，偷看了一眼坐在门口聊天的两个女人，想象了一下楼上的情景，这时楼上李富贵和那个女人同时发出长长的喊叫声，李大傻子手哆嗦了一下，茶碗里的水也泼了出来，那声音持续了一段时间，李大傻子的呼吸也停止了一段时间，终于那声音止住了，李大傻子下面也湿了一片。

出了八大胡同，李大傻子问李富贵：“你觉得咋样？”李富贵说：“尿急。”李大傻子又问：“我问你刚才觉得咋样？”李富贵说：“就是尿急。”李大傻子叹了口气，拉着他到了一个墙角，说：“你先尿。”李富贵说：“现在不想尿了，刚才尿





过了。”李大傻子看着他，伸手在他头上摸了一把，说：“贵子，你要记住，尿过了今天，以后你再也不会尿急了。”李富贵惶恐地看着他，点了点头。

夏天天亮得早，天刚擦亮，李大傻子就带着李富贵出了门，转了几条街，到了尽忠胡同口，李大傻子停住脚步，对李富贵说：“贵子，今儿爹就算把你给放出去了，往后的事儿爹也帮不了你，你懂不懂？”李富贵没吭气，李大傻子又说：“前些时候已经定了，今天就给你去了势，爹这是为你好，你别怨爹。”李富贵问：“爹，啥叫去势？”李大傻子叹了口气，说：“要得势，先去势，也就是一刀子下去的事儿，没啥大不了。”李富贵听到一刀子下去，脸上显出一些惧色，说：“爹，非得要用刀吗？我有点怕。”李大傻子说：“别怕，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李富贵说：“爹，我不想去，我想回乡下。”李大傻子凶狠地说：“放你娘的屁，老子托了多少人，费了多少银子，好不容易才找到这缺，还是赵公公卖了好大的面子，等会儿人家问起来，你要是敢说个不字，老子打断你的狗腿，你这个没出息的杂种。”李大傻子一凶，李富贵就不敢说话了。

进了尽忠胡同没多远，就看见一家四合院，门上上着大红的油漆，门边挂着上写隶书“马”字的门牌，李大傻子上前几步，抖了抖身上的灰尘，清了清嗓子，抓起门上的铁环敲了两下，一会儿，里面有粗粗的声音问：“这大清早的是谁呀这是？”李大傻子高声说：“这是马三爷的厂子吗？”里面的人说：“这是马三爷的厂子，你谁呀？”李大傻子说：“内务府的赵公公吩咐我来的，找马三爷。”

门呀的一声开了，出来一个壮汉，笑着说：“赵公公吩咐的事儿多了去了，这是谁呀这是？”李大傻子陪着笑说：“赵



公公给传过话，说是让来马三爷的厂子净身，这不就来了。”
壮汉打量他们几眼，说：“那就请吧。”

马三爷的厂子不大，一前一后两个跨院，前面是客厅，四周的墙上刷着惨白的石灰，房顶上长满了半人多高的茅草，看得出这院子有了不少的年头，李大傻子和李富贵一进客厅，就看见了马三爷。

马三爷年纪有五十多岁，保养得挺好，看上去比四十不到的李大傻子还年轻一些，下巴刮得光光的，满面红润，见了李大傻子他们，马三爷懒懒地说：“这是谁呀这是？谁是赵公公关照的人？”

李大傻子拉着李富贵抢上前去，毕恭毕敬地鞠躬，李富贵一时没反应过来，李大傻子按着他的头一直按到他的腰弯直了，这才放手，随即赔笑着说：“马三爷吗？前一段赵公公给我传过话，说他那儿都打点好了，就等着您这一刀了。”

马三爷笑着说：“您就是保定府的李大爷吧？坐，您坐，外面的，上茶。”

李大傻子坐下，身子往前倾着，也就屁股挨着椅子沿，说：“是，我是保定府的李大，前儿进的京，这不，今儿一大早就到您这儿来了。”

马三爷点点头，看了他身边站着的李富贵一眼，说：“这是你的儿子？多大啦？大号叫什么？”

李大傻子扭头朝李富贵使个眼色，那意思是让他说话，李富贵没明白，怔怔地看着他，李大傻子暗暗骂了一句，转头说：“乡下人没见过世面，马三爷见笑了。他叫李富贵，今年十六，我家的老二，上面还有一个，也是儿子。”

马三爷说：“看着眉清目秀的，身子骨也不错，倒是个进宫的料。”

李大傻子忙说：“三爷过奖，一切还得三爷照应着。”

